

尤 凤 伟 自 选 集

尤凤伟

鸟 鸦

合 欢

98500

I247.7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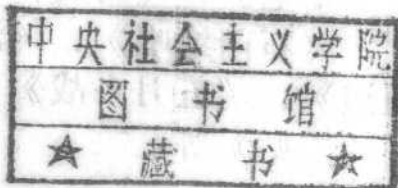
尤 凤 伟 自 选 集 一



\*200300986\*

# 乌鸦合欢

尤 凤 伟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鸦合欢/尤凤伟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 1

(尤凤伟自选集; 1)

ISBN 7-5063-1169-0

I. 乌… II. 尤…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249 号

## 乌鸦合欢

---

作者:尤凤伟

责任编辑:懿翎华沙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6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10 千

印张:14.25

插页:4

印数:6001—11000

版次: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169-0/I·1157

定价:23.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0718/07

## 作者简介

---

尤凤伟，山东牟平县人。一九四三年生，后到烟台市读书，中学毕业后参军，官至上士班长。复员后分配到青岛第一仪器厂工作，七六年调青岛市文联做刊物编辑，现任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自新时期后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许多作品在国内获奖并译成英、日、法、韩等文字。主要作品有小说《山地》、《诺言》、《合欢》、《沉默的格》、《金龟》、《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石门绝唱》、《泱泱水》、《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及《远去的二姑》等。



尤凤伟



## 目 录

清水衙门·····	1
晚风徐徐过山岗·····	19
爱情从这里开始·····	31
月台·····	53
种瓜得瓜·····	75
登台·····	86
人之歌·····	101
乔干部·····	113
好种三年·····	126
雪夜絮语·····	135
远山·····	149
宴会正在举行·····	164
雪尘·····	174
庞跑婆婆·····	190
望着田野·····	203
幸运者拾米·····	213
黑天气传略·····	225
爷爷和隆·····	237
黑河·····	245

乘车而去.....	254
辞岁.....	269
鱼团儿.....	278
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	290
凶手.....	302
又是清明.....	316
沉默的格.....	332
崖.....	345
姥爷是个好鞋匠.....	354
远去的二姑.....	361
穿三号军服的号兵.....	373
关系户.....	406
准警员.....	414
乌鸦.....	428
合欢.....	439



# 清水衙门

写这样的文章，可是要犯错误呀！

——本篇主人公庄启民的话

## 1

在城市里，自来水公司怕是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了，因为其一，它所经营管辖的物资确实只有清水，其二，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人类丰富的水源，尤其在这湿润多雨的沿海地带，人们几乎不把水当成一种资源，因此，在这以物易物之风尚还流行的时候，水的实用交换价值就几乎要等于零了，那么，自来水公司不就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了？

当然，这是我从前的看法，但，在最近我对自来水公司做了一次采访之后，我承认这种看法完完全全的错了。

那天，我刚走进自来水公司革委会办公室门口，就听见公司革委会主任庄启民在屋内接电话的声音：

“……你是谁？老胡？胡传揆？嘻嘻，你又向我要水！没有了，没有了。现在人人都向我要水，可我又不是龙王爷，到哪儿去搞那么多水？老天不下雨，水库见了底。什么？你们畜牧公司的牛羊鸡鸭都快干死了？哈哈，干死吃肉嘛。吃不了我帮你吃！什么？看在老同事面上？哟，现在都和咱老庄拉近乎喽，

好吧，再给你十个立方，要真的干死牲畜，我也甭喝奶吃蛋喽。对了，你再给解决一箱鸡蛋吧，要白皮的，白洛克下的，听说白鸡婆爱清洁，蛋也就卫生喽。对了，要处理品，贵，谁吃得起。什么？不好办？不信我十立方水不值你一箱蛋。你是知道的，现在水是一流物资，你到大街上去听听，满城大人孩子男男女女，张口闭口不就是水……水……”

是的，庄启民一点也没说错，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几乎被水的问题折磨得疲惫不堪了。长期严重的缺水，使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或减产，居民生活用水也采取限量供应办法，而且数量一天比一天减少。城市没有水，就好像人体内失去了血液。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市委向全市人民发出总动员，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广开水源……可是，想不到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庄启民……我叹了一口气。但转念一想，他或许是在开玩笑吧，要不，谁买蛋还挑剔白皮红皮的呢？

当我走进屋内时，庄启民已打完电话，静静地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他的嘴角上依然残留着尚未收敛下去的笑影，这只有心情最舒畅的人才出现的神情。不错，他是应该感到舒畅才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以最早站出来革命的中层干部身份被结合进公司革委会后，他是一帆风顺的。记得，那些年他经常往我们报社跑，送一些以公司革委会署名的“高举”“紧跟”之类的文章，也许是为了表示他与“造反派”的相通，以及同“走资派”的区别。同时，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顶黄军帽戴在头上。后来，人们便称他是半个造反派，至于那半个，当然就是革命干部了。也许正是这双重身份的缘故，才一次又一次救了他的驾。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他把黄军帽悄悄换了黑呢帽，变成一个完完整整的革命领导干部了。我和他碰面的机会不多，碰面时他总是这么寒暄：“记者，快到我们公司去写

点文章吧，我们那儿的形势一片大好，可你们总不愿去，八成是嫌我们清水衙门吧。”他也许想不到，我今天竟真的来到他这清水衙门了。

我走到他面前，重重的脚步声并没使他睁开眼。我想了想，便从提包里拿出介绍信，放在沙发前面的一张大茶几上，并顺手弹出一声响。他这才慢慢睁开眼，但并不看人，只是目光在介绍信上溜了下，便立刻不耐烦地嚷道：“没有水了！没有水了！”

哈，他以为我也是来向他讨水的呢。我故意不做声，等着他的视线往上移。果然，几秒钟后他“呀”的一声，站了起来，一面亲热地和我握手，一面笑着说：“记者同志，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我笑笑说：“自然是干风啦。”他听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一面拉我在沙发上坐下，一面说：“啊，你算是说了句实话，往年不缺水的时候，谁认识咱老庄的门槛；现在，可是今非昔比哟！怎么，你们报社配给的水也不够用？你们不生产，不就是泡杯茶吗，怎么，需要我支援一下？”

庄启民说着说着，便眉飞色舞起来，那神气使我很不舒服。我故意说：“是呀，请你多多关照。”

“好说，别客气，咱们是老交道，”庄启民说着，看了我一眼。然后眨眨眼皮，接着说：“不过，我们也希望你们能支援我们一下。”

我吃惊地问：“我们能支援你什么呢？”

“能，能，”庄启民微微一笑说：“给我们写篇通讯，报导一下公司革委会在大旱之年抓纲治水所做的一些努力，好吗？”

我简直是哭笑不得，不想再和他说这些无聊的话。于是，便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你说你们公司为解决水源问题，正采取许多措施，广大职工日以继夜的工作，有许多动人事迹，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这方面的情况。”

他听了立刻显出高兴的样子，说：“你打算怎样进行采访呀？”

我说：“我想先到第一线去，李福工程师不正带一个打井队在郊外打深水井吗？听说那儿的工作非常出色，也非常艰苦。”

庄启民不置可否地笑笑，停了片刻说：“可以嘛，再过一小时，公司有班车开往打井工地，你就跟车去吧。”说到这里，他又用半真半假的语调说：“其实，我这儿才是真正的第一线呢！所有的水都从我这儿往外流，我就像一个消防队员那样，手握着水龙头，哪儿有火，我就往哪儿浇……”

我笑笑，没说什么，但觉得他这话也不无道理。他是供水办公室主任，要把有限的水合理地分配给各单位使用，这担子是不轻的，难怪他张口就是“没有水了，没有水了”地叫苦。

因离开车还有一些时间，我想和庄启民谈谈一般情况。于是，我便不断向他询问有关本市供水的一些问题。如本市通常年景的耗水量，源头水库的蓄水能力，以及城市地下管道的输水能力等等；但庄启民对这些几乎全然不知，知道的也是含糊糊糊。于是，我又问起一个长时间盘旋在脑际的问题：

“老庄同志，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市空前严重的缺水局面呢？”

庄启民看看我，回答说：“原因不是很简单吗？老天不下雨，天灾难当嘛……”

我又问：“可是，去年不是雨水很多吗？听说源头水库的蓄水量又很大……”

庄启民不自然地耸耸肩膀，说：“水库再大也是无源之水呀！总不能用一辈子。”

“可是，这还不到一年呀！”

“这……”庄启民显得有些慌乱地站起身，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还有点事，少陪了，你可千万别误车呀，回头见。”说着，便匆匆走了。我意识到他是有意回避我的问题，可是，他为什么又要回避呢？

## 2

天近中午，我来到距市区约一百多华里的打井工地，而且，很快便见到工地总指挥李福工程师。这时，他正在一口刚刚开掘见水的井口旁，和工人们一起安装抽水竖管，溅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水。他五十七八岁光景，身躯瘦小，显然是由于过度的疲劳，眼窝已深深下陷了，眼球严重充血，声音也有些沙哑。对于他的情况，我大体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干部。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是自来水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市区良好的供水系统是和他卓绝的工作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半个走资派加半个反动权威打倒后，整整在管道队挖了十年地沟。十年风雨，显著地改变了他的外貌，却没有改变一个正直的人对真理、对现实以及对人生的固执见解。他很晚得到解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职务，担任公司革委副主任兼总工程师。这次打井输水的应急方案，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听我说明来意后，不由沉下了脸，说：“自来水公司不能保障城市供水，这是犯罪！还有脸登报？”

我说：“这也不能怪你们，天确实旱得厉害。”他听了这话，拉长着脸，摇头不止，再也不肯说话了。我也不知说啥为好，就这么相对无言地沉默着。恰好中午收工的号子响了，他便陪我去食堂吃午饭。饭后，他的脸色略为开朗了些，便同指挥部一个叫小陈的技术员一起，陪我参观整个工地。

工地是沿着一条干涸的河边沿，向两端展开；战线拉得很长，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汲取地下水。工地上没有更多的红旗和标语口号，却已经打好几十口深水井。看来，人们是在扎扎实实地干，而且还在高速度地继续打。我们首先来到已经峻工的机井旁，只见每座井都装有抽水机，在“突突突”地拼命往上抽水，所有抽出来的水又都汇聚到一条新开掘的水渠内，然后沿着渠道湍湍地向城市流去。我陡然发现，在水渠的内壁竟铺着一层塑料布，不问便知这是防止流水在中途渗漏所采取的措施。我不由心头一热，为了多得一点水，人们是在怎样的工作呀！我深深为李福工程师和工人们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我说：“李工，这水真是来之不易呀！”

李福工程师凝望着渠道中奔腾的流水感叹地说：“像这种向城市供水的方式，在世界上怕是没有的。我们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总不能眼睁睁地等着早死，眼下虽说不过两个多流量，但总可以使城市维持下去。当然，仅是维持而已。”说到这儿，他抬起花白的头，仰望着万里无云的晴空，说：“但愿老天开恩，早一天下雨，现在，只有下一场透雨，才能彻底解除旱情，除此，别无他望，别无他望。”

我非常赞成李工这实事求是的见解，不由又回想起早晨询问庄启民的那个问题。于是，我问李工：“李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市这样空前严重的缺水？”

想不到这句话使李工的脸突然变了色。他转向我，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盯着我，问：“这事，你没问老庄？庄启民？”

我说：“老庄说，是天灾……”

“天灾？！”他打断我的话，拧着眉头一字一板地说，“他应该说是人祸！这个老庄……”说到这里，他竟激动得几乎全身都在颤抖，嘴唇哆哆嗦嗦，半天又说了这么几个字：“不像话……”

真不像话……”说完，猛一转身，丢开我和小陈走开了。从他的背影，我看到他用手拭泪的动作。

我惊愕了。正想去追，却被小陈一把拉住，他叹了口气，低沉地说：“请你别再追问李工了，每逢有人提及这事，他都不能自持；来，坐下来，我对你讲。”

我顺从地和他一起坐在小渠旁，他慢慢讲了起来。

去年夏季的一天，事情也是从庄启民给畜牧公司的老胡打电话开始，因为有一件应酬事，他想求老胡给解决点副食品，谁料刚接通电话，耳机里便传来长途台话务员急促的声音：“喂，自来水，快接长途！”庄启民想抓紧时间关照老胡几句，但这时长途已接过来了，是省水文部门的紧急电话通知，说是在几小时内，我省将遭受强台风袭击。台风经过时将有暴雨降落，要求自来水公司立即做好源头水库的防洪措施。必要时，可以考虑将库内存水排掉一部分，以免发生水漫堤毁的事故。接完电话，庄启民不由苦笑了一下。今年天气确实反常，入夏不久，便接连下了几场大雨，他抬头望望天空，天果然阴下来，海天连接处堆集的乌云像棉絮般在翻滚，海面也变得激荡不安。无疑，台风已迫在眉睫了。他没再多想，抓起电话，拨了源头水库的号码：

“喂，水库吗？我是庄启民，刚才接到省里紧急通知，说不久将有台风暴雨，要我们立即把水库存水放掉……什么？不能放？崩了水库你负责任吗？什么？放多少？”庄启民一时回答不出，因为他并不知道水库此时的蓄水量，但转念一想，凡事以中庸为最保险，放掉一半算了。他正要答复，却见一只瘦嶙嶙的手捂住耳机话筒，他不觉一怔，定睛看时，原来是刚恢复工作的李福工程师那惊惧得变了色的脸。

“老庄，你可是疯了呀？”李福工程师喘息未定，说：“这水，

能随随便便放的？”

庄启民不满地看了李福一眼，没有说话，把手里的电话记录丢了过去。在李福看记录的时候，耳机里不断传出对方的催促声：“喂，放多少？放多少？”庄启民正要回答，李福工程师却抢先把嘴对准话筒，大声喊道：“先别放！记住，不要放水！”说完，顺手把电话挂了。

庄启民心里老大不痛快，冷冷地说：“李副主任，这可是上面的通知，我们不执行，一旦出了问题，这责任谁担待得起？”

李福工程师耐心地解释说：“老庄，该放水的时候自然要放，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夏季的天气说变就变，现在暴雨还没有来，降雨量还是个未知数，怎敢贸然放水？”他在自来水厂工作了十多年，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放水，他有丰富的经验，他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

庄启民反驳说：“如果等到暴雨来临，临时放水怕来不及了！”

李福说：“不要紧，我们的水库排水能力极好，大坝基础也非同一般水库大坝，只要小心谨慎，就不会出事。咱们应该赶在暴雨前到水库大坝去，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再决定放水时机。这样，万无一失。”

庄启民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亲自到水库大坝，但转念一想：去水库正路过畜牧公司，何不顺水推舟，两行其便。于是，便答应和李福一同前往。

十分钟后，他们乘坐一辆吉普车驶出公司大门。这时，天开始下雨，风也愈来愈猛，待车子开出市区，已经是瓢泼大雨了。风助雨势，猛烈地袭击着车子的顶棚和门窗，发出可怕的声音。庄启民以为台风提前来临，嚷着要下车给水库打电话放水。经李福工程师再三解释和安慰，才勉强同意继续向水库进



发。

车子冒雨前进，由于渐渐上坡，车速很慢。约莫行驶了半个钟头，又突然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所阻。李福工程师赶紧跳下车，冒雨走近桥头，向河面观察。只见汹涌浑浊的河水，已深深没过石桥桥面，车子是无望通过了；但他又注意到，石桥两边的栏杆尚露出水面，看来，人扶着栏杆泅水过河，还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赶紧回去对坐在车内安然不动的庄启民提议：弃车过河，抄近路翻山去水库大坝。然而庄启民却执意不从，他认为已没有去水库的必要，应该立即把车子开到附近的畜牧公司，借电话通知水库放水，决不能再冒险拖延下去。李福工程师努力压抑住内心的感情，颤着声音说：“老庄，放水很容易呀，闸门一提就了结；可你想过没有，万一错了棋，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断绝了水源，这将是一场灾难呵！”庄启民理直气壮地说：“万一错了棋，我们是执行者，责任不在我们，怕啥？”“呵！”李福工程师在雨地里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他简直不相信庄启民会说这样可怕的话。他盯着庄启民那毫无表情的脸，激动地说：“庄启民同志，你，你为啥总是念念不忘责任？为啥总是只想到自己？……”庄启民一听也动了火，两人便争执起来。最后，李福工程师表示一人泅水过河，庄启民顺水推舟，说可以兵分两路。李福工程师临走，再三要求庄启民在他未赶到水库大坝前，决不要通知水库放水。庄启民答应了，接着，他便驱车来到畜牧公司。他听老胡说，这么大的雨，要是山洪暴发，李福工程师翻山去水库很危险，说不定还得要退回来。庄启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心想：倘若李福到不了大坝，出了事就得栽到自己头上，他必须当机立断，否则将后悔莫及。于是，便拨了水库电话号码，通知放水……

说到这儿，我禁不住打断小陈的话，问道：“那么，水放掉